

作家、导演万玛才旦的突然离世，令人猝不及防、倍感叹息。许多人了解藏地电影或者少数民族电影，多来自这位拍电影的小说家。生活中的万玛才旦温和、寡言，他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气质。

在他的镜头下，藏语电影展现出未曾有过的高度。而近些年来，以他为灵魂人物，周围涌现出一群面目新鲜的少数民族电影人，一股名为“藏地新浪潮”的创作现象崛地而起。如今斯人已逝，留下许多未完的篇章，如同他那篇小说的标题，“故事只讲了一半”。

### 高原之子

万玛才旦1969年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他常去山上放羊，旷野之上，天地辽阔，群山静默。故乡的高远与缓慢，让他惯于沉默与幻想。

33岁时，他终于有机会赴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此前，他读过藏语言文学、藏汉互译翻译专业，甚至为了电影先后放弃了小学教师与公务员的稳定职业。他另一重小有名气的身份是藏族作家，擅长写中短篇小说，捕捉乍现的灵感。他也是少有的可以在藏语、汉语两种语言间游弋的写作者，还曾翻译藏语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

2005年，他的首部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问世。市场几无反响，但文化意义却不同寻常——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传统影像里的藏地等少数民族地区，或为等待拯救的他者，或被奇观化为美丽神秘的异乡。《静静的嘛呢石》的意义正在于展现一个相对客观、不加虚饰的藏地世界。如万玛才旦自己所说：“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静静的嘛呢石》之后，万玛才旦相继又有《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20）6部电影问世。数量并不算多，但所有的故事都在回望故乡。这位高原之子，穿行在文学与电影的世界里，执着地讲述他生长于斯、念兹在兹的地方。

电影《老狗》中，内地购买藏獒的消费主义风气侵袭藏地，老人面对陪伴自己的年迈藏獒将被卖掉或偷窃的命运，只能无奈地选择亲手将其杀死。电影《塔洛》讲述牧羊人塔洛进城后经历现代社会的身体控制与情感诱惑，继而产生了主体性的失落与信仰的崩塌，由此建构了一则现代性困境的寓言。

展现藏地世界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的对撞，可以说是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 电影作者

作为当今华语世界的重要电影作者，万玛才旦的成功不只在于讲述了独特的藏地故事，更在于以风格化的影像书写普通人的命运。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他的电影如同小说一般平淡朴拙，几乎都围绕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展开。《气球》算是他最具戏剧冲突的一部电影，也只是将主人公放在了“生不生孩子”的家庭困境中。相对于构建叙事的冲突，他更注重的是情感的张力，是平静水面下的潜流。

在形式上，万玛才旦电影体现出一种克制的极简主义。例如大量使用中远景和固定长镜头、非职业演员的内敛式演绎、母语对白等。他尽量降低色彩的饱和度与丰富度，以凸显藏地空间景观的朴素、粗粝与空旷。这种风格流露出枯寂的感觉，被电影学者王小鲁总结为“一种贫困的美学”。此外，他还热衷于穿插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羔羊、老狗、语录、辫子、气球等等，为简约的故事增添了复调的意味。

当然，个人风格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万玛才旦的作者性还体现在追求语言的创新，他善于从人物的不同处境与命运出发，来调整影像语言的使用。例如，电影《塔洛》一反其作品常态，采取了黑白色调，以展现主人公塔洛黑白分明、寂寥孤独的精神世界，并强化一种现实寓意的意味。电影《撞死了一只羊》首次探索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用梦境与现实的混淆来描绘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现他复仇与否的精神困境。到了电影《气球》，他又放弃了之

# 万玛才旦离去带着藏地的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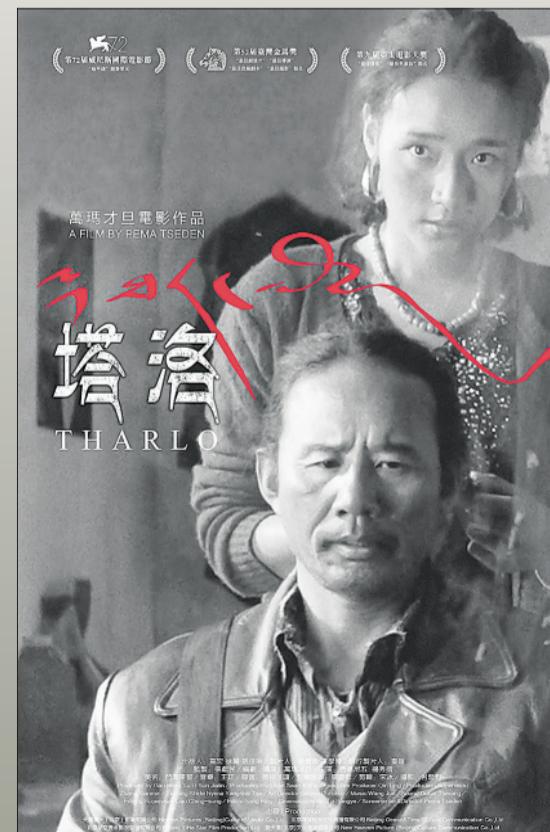
Old dog  
老狗

A Film by Pema Tseden



◀电影《老狗》海报

▼电影《塔洛》海报



▲万玛才旦

前钟爱的固定长镜头，改用晃动不止的手持长镜头，以此呈现人物内心如影随形的焦虑。

不过，万玛才旦也有他不曾变化的地方，那就是他静观与悲悯的立场。他善于以一种静观的姿态去面对拍摄对象，含蓄而不直接，克制而不介入。他试图扮演一个作壁上观的旁观者，尽量用长镜头去保持时空的完整性，并努力避免对人物行为的干扰。因此在他的电影中，摄影机总爱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隐匿于各种物体背后或角落之中，以营造一种疏离感。

但这种保持距离的静观并不意味着情感的匮乏。万玛才旦擅长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来传递一种克制的深情、诗意的悲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镜头下的人物几乎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悲剧感与宿命感。这主要是来自人物的个人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间的冲突。金巴、塔洛、卓嘎、卓玛，他们都是在命运中挣扎的人。

万玛才旦电影的宿命感，或许与他本人的精神特质有关。记得在一次访谈

中，他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从他十几岁时写的第一篇小说《人与狗》中就已流露出来。当然在我看来，这种悲观并非一种消极的厌世，而是一种在虚无、无常、轮回等藏地传统信仰影响下的超然物外的达观。

曾担任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监制的王家卫如此评价：“万玛才旦电影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浅看。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宿命的悲观与解脱的达观，的确是万玛才旦作品的一体两面。

### 浪潮灵魂

在作家与导演之外，万玛才旦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是监制。他近些年来监制了一大批青年导演的作品，例如《河》（松太加）、《八月》（张大磊）、《清水里的刀子》（王学博）、《旺扎的雨靴》（拉华加）、《他与罗耶戴尔》（德格才让）、《光之子》（卡先加），等等。他感觉自己从青海到北京的成长磨砺，因此对于青年影人投注了几乎毫无保留的真诚。

2009年前后，“藏地新浪潮”的提法开始出现。这个并非自觉的松散的创作现象里，可以囊括松太加、拉华加、李加雅德、旦巴才让、西德尼玛、卡先加、阿岗·雅尔基、久美成列等一大批藏地导演。这其中，万玛才旦自然是浪潮的灵魂与旗手。正如评论者所言：“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藏地新浪潮”并非事先谋划的统一的美学运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影像中找到一些相似的美学追求，例如对长镜头、母语对白、非职业演员等的偏爱，在叙事、表演、空间等方面力求克制俭省，营造一种诗意的日常生活美学。而从影像意涵来看，描画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伦理情感与历史文化的冲击，是“藏地新浪潮”电影醒目的创作主题，从而使得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浓郁的文化乡愁意味。

更重要的是，“藏地新浪潮”构成了一道新的少数民族电影风景线。在这些影像里，所有的草木与人物都生长于鲜活的泥土之中。这些电影拒绝自己的故乡被奇观化，而是专注于展现日常生活的苍凉、琐碎与平淡，书写生死的沉默、内省和诗意。以上种种，似乎都与万玛才旦作品有着共通的内在气质。如今，灵魂人物离去，惟愿浪潮继续澎湃不止。

电影《静静的嘛呢石》里，放羊的多杰大叔劝解父子俩：“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如今看这段话，更添一种造化弄人的感喟。万玛才旦的人生与作品，竟在不期然间构成了宿命般的互文。

在小说《气球》的结尾，万玛才旦写道：“红气球在天上越飘越高，越飘越小，最后消失不见了。”这位藏地赤子的人生，恰如这只气球，不经意间飘然而逝，带着故乡旷野的风。

（据《北京青年报》）

# 小浣熊 拯救漫威



▲电影《银河护卫队3》海报



▲全片最催泪的片段由四只小动物完成

火箭浣熊是“滚导”（詹姆斯·古恩）最爱的角色，这件事在《银河护卫队3》中得到了印证。在“银护”的一众“废柴”中，火箭浣熊承担了最终也最为深情的戏份。而从观众给出的高分看，用他的故事为这阶段的“银护”系列收尾，无疑是让大多数影迷满意的。

看《银河护卫队3》是一个颇为耗费心力的过程。我本人从火箭浣熊的第一次回忆就开始呜咽，待故事结束，基本哭到虚脱。据说不光女性影迷，不少男性影迷同样逃不脱小浣熊的“哭哭”。全片最大哭点当属火箭、莱拉、大牙、板板在牢笼的肮脏地板上畅想理想世界的模样，这是滚导版“银护”系列最天真也最残忍的时刻。

“银护”系列从诞生开始，就跟其他超级英雄电影不同。作为“银护”中心人物的星爵出场时只是一个宇宙里的“拾荒人”。“银护”的其他成员也都是失败者：毁灭者脑子不好使，树人只会说“我是格鲁特”，卡魔拉和星云被灭霸养大，而看起来最机灵能干的火箭浣熊如今也被揭露了真实身世——它只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品。

但正是这批最不像超级英雄的角色，拯救了在套路里越陷越深的漫威故事。人们对这批平凡英雄的偏爱是如此明显，乃至《银河护卫队3》虽仍摆脱不了故事芜杂、音乐滥调、反派刻板的缺点，但还是拿下了整个系列乃至近年来漫威电影的最高口碑。

火箭浣熊的故事当然最功不可没。作为大反派“至高进化”研究理想人类过程中的试验品，火箭浣熊从出生起便跟一只小白鼠无异。同样命运的还有同一个牢房里的水獭、海象和兔子。他们天真地相信，经过种种痛苦的实验后，他们将在美好的新世界里重逢。在那个最催泪的片段里，四只伤痕累累的小动物躺在牢房的地板上，水獭说，她希望自己除了实验编号之外能有一个真正的名字：“我想好了，我要给自己取名莱拉。”海象说，他的名字是大牙：“虽然我们都有牙齿，但我的牙应该是最大的那个。”兔子给自己取名叫板板：“因为我现在正躺在地板上。”而浣熊给自己的名字是火箭，因为他想造出火箭，带着莱拉、大牙、板板一起飞到天上去。

这段如此催泪，当然是因为银幕外的我们知道他们的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他们只是“至高进化”研究理想人类过程中的耗材，在畅想未来的那一刻，他们已然是废弃品。从星爵到火箭，他们所苦苦追求的都不过是生存和被爱，所谓在世界平安和个人幸福之间进行抉择的超级英雄式痛苦从来都跟他们无关。

这个设定，让“银护”系列跟我们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甚至他们解决痛苦的方式都跟我们相似：回到最初，面对自我。我最喜欢“银护”的结局：一个以情感见长的系列，竟选择了让队伍解散。星爵回到了地球，平行时空的卡魔拉也没有再一次跟他相恋，从回忆和重伤中醒来的火箭要独力承担带队的重任……每个人都要完成各自的人生使命，但曾经在相遇时刻获得的情感力量将永远伴随他们走过去。

一个不起眼的小彩蛋：在故事的最后，只会说“我是格鲁特”的树人，突然说了一句“我爱你们大家”，但没人对格鲁特的这句话作出特别反应。有影迷指出，其实树人说的仍然是“我是格鲁特”，只不过那一刻，银幕外的我们也听懂了他的语言而已。据说这个浪漫的解读已经得到了滚导的亲口认证，而第一次看到这个梗的我忍不住又一次热泪滚滚。

我爱“银护”系列，因为他们不是救世主。他们就是我们，他们承受的痛苦也正是我们正在承受的——贪嗔痴、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但他们仍然保持希望，就像每一个我们正在努力的那样。

（据《羊城晚报》）